



河口往事

水上漂

文/王建中

千百年来,河口是完全的黄河水乡生活。汉唐之间,临河而居,傍河而生,倚河而市,簌簌古道边风,有戎马剑槊之声。改元以降,缘河依水,家家凭波,户户听涛。清朝三百年的蔓天葑草岁月,古镇的水居意趣浑然天成。

民国时期的居民,多在河沿上打下木桩,系一条小船,上河下河,水上求存延伸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。这些被民国的几个画家鲜活地保留在写生本上。枕河人家,訇訇水声和欸欸桨声中,岸市帮民,烟火三千,小镇有府衙之盛。河埠商集,水堤旱棚,不乏歌舞之乐。市河岸栏之台,常有戏班出入,你才唱罢,他方登场。枕河之氍毹,落英迤逦,是产生好梦的地方……

民国九年七月一个雨水迷离的掌灯时分,一条七栈船拢岸了,船停下来一行人,冒雨登台,对着空空的街道,演了一出《金水桥》,演完之后又登船宿夜,悄无声息,第二天早晨,船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在后来的传说中,这是一个水上漂来的鬼魂剧团,岁月弥深的演绎中,它已经染上了魔幻神异的色彩。

且看一副对联:

锣鼓一场不过人间春梦
鸾凤两音亦是天上秋鸿

这是那晚神秘来神秘去的戏班
班主马玉山后来拟的一副对联。

那晚,马玉山的万堂春班由包头顺河而来,又在次日顺河而下,回了自己的老家保德,从此歇班息鼓,销声匿迹了。

河口的这场演出,是卸场戏,也叫卸台戏。万堂春班起于包头,坐地八年,做戏三场,最著名的是《借粮登殿》,说的是阎锡山起事的故事。以唱晋剧《渭水河》《金水桥》《双锁山》连本戏而驰名。

河口商铺历来景气于河,逢了社火之日,遍抛“彩头”,成了形形色色戏班的“茶水”父母。“彩头”也叫“银锥子”,就是用红纸封了银圆,抛

往戏台上的赏钱,有“三个银锥子,一年不恓惶”之说。“茶水”就是演出后的报酬。

七月十五放河灯,万堂春错过了。就在那晚,用这种方式感谢河口镇大大小小的商铺店户给予的恩惠。



闲看简说

小嘴到大嘴

文/阿 简

中国的传统时尚里,对美人的容貌似乎是推崇小嘴的。少年时读《孔雀东南飞》,对那一句“指如削葱根,口如含朱丹”神往不已,之后每每看见美女,总要悄悄看看人家的手指和嘴唇,不觉间已经成了习惯。孔雀虽然东南飞了,可刘兰芝那绰约精致的容颜还在,就像一朵雪白的夏荷,虽然枯萎了,可是一阵微风过后,依然会有若隐若现的缕缕余香。

“樱桃小口”这样的标准,我不知道当初是谁制定出来的,但是它的流传之深远,总不下几千年。一个女子,如果天生一张小巧而圆润的红唇,想来一定可以给自己的相貌加分。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吧,看古装片里的古代女子点唇,常常把左右两侧的边角都忽略跳过,只在上下嘴唇的中心地段,涂上圆圆的一点,好像叼着一只熟透的樱桃,又像是一张嘴上又生出了一张嘴,却也明媚娇艳,别有一番风致。

小时候看评剧电影《花为媒》,对女二号李月娥的美貌羡慕万分,回家后好半天,都在大肆夸奖她要比张五可漂亮。姑姑听了,觉得我的审美能力大有提携的必要:“当然是张五可漂亮啊!瞧人家新凤霞那小嘴儿,多好看呀!”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几代女性,相貌都很平平,唯独一张嘴长得精致小巧,因而说到人的五官,对嘴的关注便似乎格外多一

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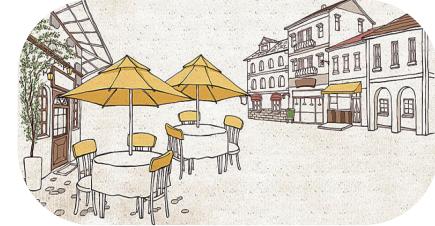
关于嘴唇,坊间还有一种说法,说是它的大小、薄厚不仅关乎姿色,在一定程度上还关乎命运。研究面相的人,对不同款式规格的嘴唇,有着不同的含义诠释和趋势划分。张爱玲的《金锁记》里,新媳妇芝寿就是因为长了一双“切切倒有一碟子”的大厚嘴唇,成了婆婆七巧病态情绪的发泄口,不仅被无端地百般挖苦奚落,直指衍生出一连串的精神折磨,最终郁郁而死。

大概是七十年代后期吧,外国电影开始大踏步地涌入,里面那些形形色色的异国女郎,让像我这样土生土长的国人大开眼界。记得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索菲娅·罗兰,她刚开口一笑,我就听到后排的一个男观众发出了一声语惊四座的惊叹:“天,这女人的一张大嘴,简直就是个小型铲车!”我当时被他这没头没脑的一喊吓了一跳,后来又觉得“于我心有戚戚焉”,所以至今还记得。

改革开放以后,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逐渐西化,对大嘴美的推崇也随之风行。时下人们的审美情趣中,美女多半是要大嘴的——一张轮廓鲜明、唇形俏丽的大嘴,笑起来红唇间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,透着打心里往外漾的喜悦,那么真心实意地,不像小嘴,因为笑得永远拘拘谨谨,再浓郁的欢乐也不能酣畅淋漓。

近来又发现大嘴的好处,决不仅仅是赏心悦目这么简单,它的优势,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有一回陪一个同事一起吃麦当劳,她抱着一个巨无霸左右观望,见四下里无人注意,“哐啷”一口下去,两寸多高的大家伙便被齐整整地斩断一截,看上去特有成就感。我坐在她的对面自愧不如,摆弄着手里的麦香鱼堡意兴阑珊——吃汉堡包如果压扁了,便失去了它松软的风味;如果“原生态”地输入,又难免酱汁满脸,虽不至于勉为其难,也总归吃不过瘾。

有一回去口腔医院看牙,医生要我将左侧的一颗智齿拔掉。我原以为请一个专家给拔牙,应该是一件手到擒来的事情,没想到真正开始抄家伙的时候,还是遇上了麻烦:“这颗牙的位置太歪了,你的嘴又小。没办法,只有咧着嘴角硬拔了,你克服一下。”我躺在椅子上,强忍着嘴角被撕扯的疼痛,只能在心里一遍遍无助地叨念:上帝保佑,菩萨显灵,下辈子让我拥有一张一笑就能露出‘第八’的大嘴,牙齿再有点什么问题,也好少受这样一份罪。



城市笔记

家的温暖

文/江 岩

我总和朋友说起你,说起你的美丽和祥和。

一转眼,在青城工作6个年头了,6年的时间,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变迁,也目睹了这个城市的新月异。地铁一二号线建成投运,京呼高铁开通运行,城区高架四纵八达,奥莱小镇人头攒动,地铁网红街打卡必去。行走在青城的大地上,绿水青山绵延不断,休闲绿地繁花似锦,环城河水犹如玉带缠绕,道路两旁绿树成荫。这里有风吹草低见牛羊,这里有金戈铁马入梦来。呼和浩特,让本地人安居乐业,让外地人流连忘返,也让身处他乡的我,有了家的温暖。

我总和朋友说起你,说起你的安定和团结。

民意是最稳定的支撑,信心是最耀眼的灯塔。岁月更迭,站在昨天和今天的连接点上远眺,青城政治安定、经济发展、社会和谐、民族团结。留在呼和浩特,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由,或是蓝天白云,或是羊肉鲜美,或是创业奋进,或是坚守爱情。这里,为企业减负,为人才帮扶,为落后脱贫,为团结守护。

我总和朋友说起你,说起你的创新和蓝图。

在不久的将来,我们将看到乳业、草种业为龙头的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,我们将看到以绿色电力为基础的清洁能源产业集群,我们将看到节能低碳为方向的现代化工产业集群,我们将看到以电子级硅材料、智能技术为引领的新材料和现代化装备制造产业集群,我们将看到培育以大数据、云计算为特色的电子信息技术产业集群。未来的青城,将成为首府都市圈,呼包鄂乌一小时城市圈,京津冀两小时经济圈,俄蒙欧对外开放圈。

美丽的首府,北上草原、西行大漠、南观黄河、东眺京津。未来的青城,绿色低碳、高质发展、一流营商、人才流入。我总和朋友说起你,呼和浩特,是你的,也是他的,更是我们的。